名賢氏族言行類稿

一三

詳校官典籍臣潘奕雋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名賢氏族言行類稿卷二十五

宋 章定 撰

張四百四十一

姓纂黄帝第五子青陽生揮為弓正觀弧星始制弓矢主祀張星因姓張氏

左傳襄公十六年晉平公即位張君臣為中軍司馬改服修官烝於曲沃　昭五年平舌肸之下祁午張趯張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骼皆諸侯之選也　成十八年晉悼公即位張老為侯奄籍偃為司馬使訓卒乘親以聽命

禮記晉獻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君子謂之善頌善禱

毛詩六月侯誰在矣張仲孝友

新序秦惠王欲伐蜀而韓人侵秦張子曰不如伐韓

說苑張祿掌門見孟嘗君曰願君貴則舉賢富則進貧

君說其意明日使人奉黃金百斤文織百純進之張
先生先生辭而弗受
史記張良其先韓人也受書於圯上老父　借箸前籌
運籌帷幄中決勝千里外　招四皓安太子　以
三寸舌為帝者師封萬户位列侯　願棄人間事從
赤松子遊乃學辟穀道引輕身封為留侯謚文成
子不疑代侯　司馬温公曰夫功名之際人臣之
所難處如高帝所稱者三傑而已淮陰誅夷蕭何繫獄

非以履盛滿而不止耶故子房託於神仙遺棄人間等功名於物外置榮利而不顧所謂明哲保身者子房有焉

張儀魏人也學鬼谷術游說諸侯　說六國敗從約

孟子論之曰或謂張儀公孫衍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孟子曰是焉得為大丈夫乎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

能移威武不能詘此之謂大丈夫

張耳大梁人漢立爲趙王子敖嗣太史公曰張耳傳世所稱賢者其賓客廝役莫非天下俊傑所居國無不取卿相

張蒼陽武人也封爲北平侯自秦時爲柱下史明習天下圖書計籍又善用筭律歷以列侯居相府遷爲御史大夫　太史公曰張蒼文學律歷爲漢名相

張釋之字季堵陽人也袁盎知其賢請徙補謁者言秦

漢得失拜謁者僕射　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民為王生結襪　子摯字長公不能取容當世終身不仕

張叔名歐雖治刑名家其人長者景帝時尊重常為九卿武帝拜為御史大夫官屬以為長者亦不敢大欺家於陽陵子孫咸至大官

張次公河東人從衛青有功封岸頭侯　父隆以善射景帝幸近之

張騫以使通大夏還為校尉封博望侯後為將軍　使大夏窮河源　楊子淵張騫蘇武之奉使也執節沒身不屈王命

張湯杜人也為廷尉舞文巧詆　造請諸公不避寒暑揚人之善觧人之過子安世

張安世字子孺以父任為郎記亡書三篋上奇其材擢尚書令遷光禄大夫霍光用為右將軍封富平侯宿衛忠正勤勞國家以定策功拜大司馬車騎將軍

領尚書事薦舉莫見其迹　父子封侯功臣之世惟有張氏親近貴寵比於外戚子千秋延壽彭祖皆為中郎將

張敞字子高河東平陽人察廉遷太僕丞以數上書有忠言徵為大中大夫拜膠東相盜賊遂平詔守京兆尹枹鼓稀鳴市無偷盜其政頗雜儒雅不純用誅罰為婦畫眉長安中傳京兆眉憮　五日京兆　弟武為梁相以杜後患文彈治其治有績亦能吏也

張禹字子文父徙家蓮勺受易論語試為博士授太子論語遷光禄大夫後為丞相封安昌侯位特進　後堂理絲竹管弦弟子彭宣戴崇禹親愛崇將入後堂飲食宣來見於便坐未嘗得至後堂

儒林張山拊字長賔平陵人為博士論石渠至少府

後漢張湛字子孝扶風人居處幽室必自修整雖遇妻子若嚴君焉拜光禄勲光武臨朝或有惰容湛輒陳諫其失常乘白馬帝每見湛輒言白馬生且復諫矣

張堪字君游南陽人早孤讓先父餘財數百萬與兄子年十六志美行厲諸儒號曰聖童　後拜漁陽太守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君為政樂不可支為蜀郡太守去之日乘折轅車布被囊而已

張純字伯仁京兆人宿衛十有餘年封武始侯在朝歷世明習故事自郊廟昏冠喪紀禮儀多所正定　純子奮奮子甫甫子吉高祖安世自安世至吉傳國八世二百年間未嘗譴黜封者莫與為比

張霸字伯饒成都人數歲而知孝讓鄉人號為張曾子七歲通春秋博覽五經舉孝廉遷會稽太守郡中爭厲志節習經者以千數道路但聞誦聲始到越賊未平乃移書問購賊遂束手歸附童謠曰棄我戟捐我矛盜賊盡吏皆休遷侍中　子楷字公超通春秋尚書父黨宿儒皆造門車馬塡街楷徒避之學者隨之所居成市遂有公超市　性好道術能作五里霧

子陵字處冲官至尚書　陵弟玄字處虛深沉有才

畧說張温翦除中官不從遂隱魯陽山中

張禹字伯達遷下邳相開水門灌田數百頃後歲至墾千餘頃

張敏字伯達舉孝廉四遷為尚書為汝南太守用刑平正有理能名

張酺字孟侯少受尚書入授皇太子質直守經義每侍講閒隙數有匡正之辭以嚴見憚　後為太尉雖在公位父常居田里每有遷職輒一詣京師嘗來候酺

適會歲節公卿罷朝俱詣酺府奉酒上壽人皆慶羨之

張皓字叔明為廷尉雖非法家而留心刑斷拜司空多所薦達天下稱其推士　子綱字文紀漢安初遣八使循行風俗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貍　為廣陵太守時賊張嬰等數萬人綱徑造嬰壘慰安之遂歸降南州晏然

張衡字平子南陽人通五經貫六藝拜郎中遷為太史

令作渾天儀著靈憲算罔論不慕當世所居之官積
年不徙為河間相下車治威嚴整法度姦黨一時收
擒上下肅然稱為政理　數術窮天地制作侔造化
張奐字然明舉賢良對策第一拜議郎遷安定屬國都
尉羌豪帥感其恩德上馬二十匹先零酋長又遺金
鐻八枚受之而召主簿以酒酹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
廄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以還之拜武威太守俗多妖忌
凡二月五月產子及與父母同月生者悉殺之奐示以

義方嚴加賞罰風俗遂改子芝字伯英工草書謂之草聖
張儉字元節為部黨之魁七命遁走望門投止莫不重
其名行破家相容　百姓饑荒乃傾竭財産與邑里
共之賴其存者以百數
儒林張興字君上習梁丘易顯微訪問經術聲稱著聞
弟子自遠至者著録且萬人
張玄字君夏習春秋遷陳倉縣丞清静無欲專心經書
嘗以職事對府徐業大儒與語　大驚曰今日相遭

眞鮮矇矣後試策第一為博士

張升字彦眞任情不羈意相合者則傾身交結如乗其好者雖王公大人終不屈從守外黄令吏有受賕者輒論殺之

文苑張超字子並有文才善於草書

張宗字諸君素多權謀鄧禹表為偏將軍獨為後拒以當赤眉諸將服其勇後為邢相

魏志張邈字孟卓振窮救急傾家無愛遷陳留太守

張楊字稚叔拜安國將軍為大司馬
張燕合聚少年為羣盜剽捷過人軍中號曰飛燕衆至百
萬號曰黑山後降拜平北將軍
張繡招合少年為邑中豪傑從賈詡計以衆降遷破羌
將軍
張魯字公祺雄據巴漢垂三十年後歸曹操拜鎮南將軍
張範字君儀恬靜樂道忽於榮利救恤窮乏家無所餘
中外孤寡皆歸焉　曹操以為議郎參丞相軍事

弟承字公先以丞相參軍祭酒領趙郡太守政化大
行
張既字德容舉茂才除新豐令治為三輔第一　為雍
州刺史太祖曰還君本州可謂衣繡晝行矣　又為
涼州刺史容民畜衆使羣羌歸土可謂國之良臣
張遼字文遠與孫權戰於合肥衝壘突圍吳人奪氣拜
征東將軍詔曰合肥之役以步卒八百破賊十萬自
古用兵未之有也

張郃字儁乂為軍鋒以功遷平狄將軍郭淮曰張將軍

國家名將達識變數善處營陣料戰勢地形無不如

計雖武將而愛樂儒士外勤戎旅內翼國朝

蜀志張飛字翼德雄壯威猛稱萬人之敵為世虎臣

有國士之風

張裔字君嗣成都人益州太守雍闓目張府君如瓠壺

外雖澤而內實麤　撫恤故舊賑贍衰宗行義甚正

張嶷字伯岐越巂太守誘以恩信蠻夷皆服頗來降附

及徼夷民戀慕扶轂泣涕相隨朝貢者百餘人拜盪

寇將軍

張翼字伯恭累遷為左車騎將軍兾州刺史

吴志張昭字子布初孫權置相衆議歸昭權曰丞相事煩

而此公性剛所言不從怨咎將興非所以益之也

忠謇亮直大臣節容貌矜嚴有威風舉邦憚之

張紘字子綱風裁凝重為世令器曹公留為侍御史出

為會稽東部都尉

張温字惠恕吳郡人少修節操容貌奇偉當時無匹拜選曹尚書徙太子太傅 弘雅之素英秀之德文章之采議論之辯卓躒冠群煒曄曜世世人未有及之者

晉書張華字茂先強記默識四海之内若指諸掌 賛成伐吳之計名重一世衆所推服 後中台星拆為趙王倫所害 好誘進人物有一介之善者即咨嗟稱詠為之延譽 博物洽聞世無與比 子偉字彦

仲好學謙敬歷散騎常侍 博曉天文為散騎侍郎
張載字孟陽博學有文章為著作郎 著劒閣銘作濛
汜賦為名流之所挹亦當代之文宗 弟協字景陽
少有儁才與載齊名辟公府掾累轉河間內史 亢
字季陽領著作佐郎出補烏程令
張光字景武為南楚之秀位梁州刺史威振巴漢
張輔字世偉補藍田令不為豪强所屈後為秦州
刺史

張憑字長宗舉孝廉負其才自謂必參時彦簡文帝歎曰張憑勃窣為理窟累官至御史中丞

張闓字敬緒才幹貞固一時之良器補晉陵内史所部四縣以旱失田乃立曲障陂塘溉田八百餘頃每歲豐稔

張茂字偉康志行為鄉里所敬信

張軌字士彦家世孝廉以儒學顯為凉州刺史威著西州化行河右武威太守張琠表稱曰刺史之莅州若

慈母之於赤子百姓之愛軌若旱苗之得膏雨進爲涼州牧　子寔字安遜世篤忠亮勲隆西夏進涼州牧　寔弟茂字成遜虛靖好學不以世利嬰心代爲涼州牧豪右屏跡威行涼域　寔子駿字公庭幼而奇偉卓越不羈拜涼州牧號曰積賢君　駿子重華字大臨華子耀靈靈伯父祚靈弟玄靚靚叔天錫自軌至天錫凡九世而國亡

張翰字季鷹吳人也有清才善屬文而縱任不拘時人

號為江東步兵賀循入洛經吳於船中彈琴翰初不相識就循言譚便相欽悅同載而去齊王冏辟為東曹掾翰謂同郡顧榮曰天下紛紛禍難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難吾本山林間人無望於時子善以明防前以智慮後榮執其手愴然曰吾亦與子採南山蕨飲三江水耳翰因秋風起乃思吳中菰菜蓴羹鱸魚膾曰人生貴得適志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駕而歸俄而冏敗人皆謂之見機或謂

之曰卿乃可縱適一時獨不為身後名耶答曰使我有身名後不如即時一盃酒時人貴其曠達卒有文筆數十篇行於世

隱逸張忠字巨和隱於泰山採芝餌石以至道虛無為宗謚曰安道先生

載記張賓字孟孫石勒引為謀主機不虛發筭無遺策為右長史開懷下士士無賢愚造之者莫不得盡其意肅清百僚屏絶私謁呼曰右侯而不名

南史張興世字文德為龍驤將軍拒南賊平江陵歷雍州刺史　子欣泰字義亨齊武帝以為直閤將軍後謂曰卿不樂武職當處卿清貫除正員郎

張裕字茂度曾祖澄晉光祿大夫茂度仕宋遷揚州別駕為廣州刺史綏靖百越嶺外安之　除會稽太守素有吏能職事甚理五子演鏡永辨岱俱知名時謂之張氏五龍　永字景雲除建康令所居皆有稱績永既有才能每盡心力文帝謂堪為將以為揚威將

軍其為將帥能與士卒同甘苦　岱字景山仕宋累
遷山陰令職事閑理為東遷令太守殷冲曰張東遷
親貧須養所以棲遲下邑然名器方顯終當大任為
益州刺史益土安其政為吳郡太守更以寛恕著名
張緒字思曼岱兄子宋明帝每見之輒歎其清淡遷吏
部尚書袁粲曰張緒有正始遺風宜為宮職復轉中
庶子緒善談玄王儉嘗云不知陳仲弓黄叔度
能過之不為國子祭酒何點歎曰可謂清官後接之

者實為末易緒吐納風流見者肅然如在宗廟　緒
子充字延符多所該通尤明老易嘗與王儉書有曰
充生平少長不以利欲干懐介然之意峭聳霜崖確
乎之情峯横海岸王没於訪珪之晨桂掩於搜芳之
日後遷義興太守為政清静吏人便之梁初歷吏部
尚書遷國子祭酒登堂講說王侯多在學執經以拜
出為吴郡太守下車恤民耆老故舊莫不忻悦
張環字祖逸永之子仕齊為侍中出為吴興太守環以

既有國秩不取郡俸高帝敕上庫别藏其俸以表其清　子率字士簡嘗侍宴賦詩梁武帝别賜率詩曰東南有才子故能服官政余雖慙古昔得人今為盛後引見王衡殿曰卿東南物望朕宿昔所聞卿言宰相是何人不從天下不由地出卿名家奇才若復以禮律為意便是其人秘書丞天下清官東南望胄未有為之者今以相處為卿定名譽　率弟盾字士宣為湘東王記室出監富陽令廓然獨處無所用心唯有書千餘卷

張稷字公喬環之弟母終毀瘠過人州里謂之淳孝以
貧求為剡令畧不視事多為小山遊仕梁累遷左僕
射與族兄充融卷俱知名時稱為四張　子嵊字四
山
張種字士苗永從孫仕陳為中書令職量衍博時以為
宰相之器僕射徐陵嘗讓位於種以為宜居左執
弟稜亦清靜有識度位司徒左長史
張邵字茂宗裕之弟宋武受命以佐命功封臨沮伯為

雍州刺史至襄陽修立堤堰創田數千頃公私充給
子㲉字景㳙宋武帝名見奇之曰真千里駒也累
遷侍郎父亡毁瘁而卒詔改其居稱張孝里
張冲字思約為舒州刺史梁武帝攻郢城冲固守不出
瀕死厲府僚以大節言終而卒　忠貫旻天操逾松
竹
張暢字少徵卲兄子為後進之秀起家為主簿遷沛郡
太守魏太武南征暢於城上與尚書李孝伯語隨宜

酬答吐屬如流孝伯及左右皆歎息事平徵為吏部
尚書名達六幕

張融字思光善書答齊武帝曰非恨臣無二王法但恨二
王無臣法文章之體多為時輩所驚自名其文集為學
海累遷司空左長史齊高帝素愛融常曰此人不可
無一不可有二

張齊字子嚮少有膽氣仕梁位歷陽太守手不知書目
不識字在郡清整吏事甚修 都督益州與士卒同

勤苦既為物情所歸蠻獠亦不敢犯

張惠紹字德維少有武幹仕梁領安陸太守吏人親愛之

張弘策字真簡仕梁為衛尉卿加散騎常侍盡忠奉上知無不為交友故舊隨才薦拔　子緬字元長累遷豫章内史為政任恩惠不設鈎距吏化其德亦不敢欺為御史中丞號為勁直梁武帝遣工圖其形於臺省以厲當官　緬弟纘字伯緒年三十三累遷吏部

尚書時人以為早達為吳興太守省煩苛務清静人吏便之　為吏部尚書後進寒素一介者皆見引拔不為貴門屈意外氏英華朝中領袖　纘弟綰字孝卿湘東王嘗策之百事綰對闕其六號為百六公再為御史丞彈糾無所廻避豪右憚之

儒林張崖傳三禮學為尚書儀曹郎

張譏字直言篤好玄言講學每有新意為先輩推服梁武帝嘗於文德殿釋乾坤文言譏辭令温雅賜裘襦

絹褶等云表卿稽古之力仕陳為國子助教

文學張正見字見賾幼好學有清才梁簡文在東宮正見年十三簡文深賛賞之

孝義張進之家世富足荒年散財贍鄉里遂以貧罄全濟者甚多

孝義張楚母疾祈禱甚苦至燒背自誓疾時得愈榜其門曰孝行張氏之閭易其里為孝行里見進之傳

孝義張景仁父為人所殺景仁復讎斬其人首以祭父

墓下詔褒美蠲其一户租調以旌孝行

孝義張昭字德明弟乾字玄明父卒兄弟不衣錦帛不食鹽酢及母卒兄弟六年哀毀因以成疾

隐逸張孝秀字文逸博涉羣書專精釋典凡諸藝能莫不明習入匡山修行學道

北史張衮字洪龍道武將常参大謀每曰遭風雲之會不建騰躍之功者非人豪也遷黄門侍郎愛好人物善誘無倦　弟恂字洪讓道武深加器異拜中書侍

郎帷幄密謀頗亦參預出為廣平太守招集離散勸課農桑流人歸者數千户遷常山太守開建學校優禮儒士民皆歌詠之當官清白仁恕臨下政為當時第一

張黎明元器其忠亮賜爵廣平公管綜機要太武以其勲舊任以輔弼除大司農卿軍國大議常與焉進號征北大將軍鎮長安清約公平甚著聲稱

張蒲字玄則明元時為内都大官參决庶獄私謁不行

為相州刺史扶弱抑彊進善黜惡風化大行　子貽
幽州刺史以善政見稱
張濟字仕度涉獵書傳清辯善儀容道武愛之以為行
人拜散騎侍郎　累使稱旨使於四方有延譽之美
張湛字子然弱冠知名涼土好學能屬文冲素有大志
儒雅有雋才見稱西州初仕沮渠蒙遜位兵部尚書
涼州平拜寧遠將軍　兄銑字懷義閒粹有才幹性
至孝母憂哀毀過人卒征西參軍

張奐字慶賓公強有風氣善督察每有巡檢恒允其選清慎嚴猛所至人皆畏伏號為良牧宣武初除尚書

子仲瑀上封事求排抑武人不使預清品　孫晏之字熙德文士兼有武幹在齊行徐州事為吏人所愛

御史督察至徐唯得百姓清德頌數篇　曾孫乾威字士敬仕隋遷晉王屬王甚美其才與張衡俱見禮

重晉邸稱為二張　弟乾雄亦有才器秦孝王俊選為法曹參軍王嘗親按囚徒乾雄誤不持狀口對百

餘人皆盡事情同輩莫不歎服
張讜字處言入魏授徐州刺史篤於撫接雖疎族末姻
咸相敬視
張烈字徽之仕魏為步兵校尉孝文曰烈每論軍國事
時有會人意處以為順陽太守齊將圍之不下帝曰
卿果能不負所寄
張普惠字洪賑歷佐二藩甚有聲譽轉諫議大夫任城
王澄曰不喜君得諫議唯喜諫議得君杜弼遺書曰

明侯深儒碩學身負大才執此公方來居諫職謇謇如諤諤如也

張軌字元軌仕魏為河北郡守聲績甚著臨人政術有循吏之美言宰人者多推尚之

張衡字遠平幼懷志尚有骨梗風十五詣太學受業為同輩所推隋初拜黃門侍郎

張煚字士鴻仕隋為尚書右丞後為冀州刺史吏人悅服稱為良二千石

張定和字處謚隋時歷河內太守有惠政

張奫字文懿好讀兵書長於騎射仕隋陳有力後歷

撫濟二州刺史

儒林張偉字仲素學通諸經受業者常數百人太武時

授中書博士

張買奴經義該博門徒千餘人諸儒咸推重之仕齊歷

國子助教

張景仁工草隸齊後主在東宮武成令侍書小心恭謹

後主愛之呼為博士自蒼頡以來八體取進一人而已

張思伯善說左氏傳亦為毛詩章句位國子博士

張彫武遍通五經尤明三傳諸儒服其强辨齊武成以為侍講入華元殿讀春秋加國子祭酒

節義張安祖時有元承貴赴尚書求選凍死路側安祖悲哭為殯殯周給尚書聞奏標其門閭

張季珣遷并州司馬漢王諒遣將攻之縱火燒其郭下

有王母廟乃登城望之再拜號泣乞雨相救言訖雨
其火遂滅後掾箕山李密攻之連年不能克後被禽
賊曳令拜密季珣曰雖敗軍將猶是天子爪牙臣豈
容拜賊密壯而釋之

循吏張膺為魯郡太守履行約素妻女樵採以自供遷
京兆太守清白著稱得吏人之懽心

隱逸張文詡博覽羣書時遊太學州郡頻舉皆不應命
嘗閒居從容嘆曰老冉冉而將至恐修名之不立擊

几自樂及終鄉人為立碑頌號曰張先生

唐張長遜京兆人精馳射以檢校益州行臺左僕射歷遂夔二總管政以惠稱

張公謹字弘慎魏州人李勣數啓秦王乃引入府王將討隱巢亂使卜人占之公謹自外至投龜於地曰今事無疑何卜之為卜之不吉其可已乎王曰善　貞觀初為代州都督置屯田以省餽運數言時政得失太宗多所采納後副李靖經畧突厥條可取狀凡六

條帝然其謀及破定襄敗頡利璽詔慰勞封鄅國公
張士貴虢州人彎弓百五十斤左右射無空發高祖拜
右光祿大夫從征伐有功
張亮鄭州人房玄齡以亮忠果有謀白秦王引為車騎
將軍歷相州長史所至有績時茂州里童張仲文自
稱天子有司論斥乘輿有罪當死韋挺失據亮為挺
直之帝曰寧屈我以申公之請童免死
張知謇字匪躬幽州人兄弟五人知玄知晦知泰知默

皆明經高第曉吏治清介有守公卿爭為引重調露
時知謇監察御史裹行知默左臺侍御史知謇歷十
一州刺史所莅有威嚴自德州刺史入計則天竒其
貌詺工圖之稱其兄弟容而才謂之兩絶門皆列戟
白雀巢其庭　中宗復位知謇封范陽郡公知泰封
漁陽郡公伯仲華首同貴時以為榮　每教子孫經
不明不得舉家法可稱
張玄素蒲州人仕隋為景城縣户曹竇建德陷景城將殺

之邑人千餘號泣請代曰此清吏殺之是無天也大王定天下無使善人觧體釋之太宗即位問以政帝曰善貞觀中詔發卒治洛陽宮將東幸玄素上書力諫遂止魏徵聞玄素言歎曰張公論事有回天之力可謂仁人之言哉　太子承乾事游獵玄素上書不納再上書帝知數規正太子擢左庶子

張行成字德立定州人劉炫曰行成體局方正廊廟才也調富平主簿有能名名補侍御史糾劾嚴正太宗

以為能帝語山東及關中人意有同異行成曰天子以四海為家不容以東西為限是示人以隘矣帝稱善嘗上䟽諫太宗兼行將相之事　高宗即位監修國史時晉州地震帝問之對曰恐女謁用事大臣陰謀帝然之

張易之武后時太平公主薦其弟昌宗得侍昌宗白進易之材用過臣兄弟出入禁中不旬日貴震天下號易之為五郎昌宗六郎

張儉字師約京兆人高祖起儉以功遷朔州刺史教民勞來人賴以安雖霜旱勸百姓相賑贍民免饑殍兄大師太僕卿弟延師左衛大將軍性謹畏典羽林兵三十年未嘗有過兄弟三人門皆立戟號三戟張家

張仁愿華州人有文武材神龍中兼洛州長史會州多盜仁愿一切捕殺胔積府門畿甸震懾無敢犯先是賈敦頤嘗為長史有政績時人語曰洛有前賈後張

是時默啜悉兵西擊突騎施仁愿請乘虛取之於河北築三受降城絶虜南寇路自是突厥不敢南牧馬朔方益無寇景龍二年封韓國公春還朝秋復督軍備邊帝為賦詩祖道　為將號令嚴將吏信伏按邊撫師賞罰必直功罪後人思之為立祠受降城出師輒享焉宰相文武兼者當時稱李靖郭元振唐休璟仁愿

張文瓘字稚圭貝州人以孝友聞貞觀初第明經補并

州叅軍時李勣為長史歎曰稚圭今之管蕭吾所不
及李勣入朝文瓘與僚屬二人皆餞勣贈二人佩刀
玉帶而不及文瓘勣曰若某猶豫少決故贈以刀欲
其果於斷某放誕少檢故贈以帶俾其守約束若子
才無施不可焉用贈極見推引諫高祖造蓬萊宮
兼大理卿不旬日斷疑獄四百抵罪者無怨言嘗有
疾因相與齋禱願亟視事後拜侍中諸囚聞其遷皆
垂泣其得人心如此請息兵脩德　初同列以堂饌

豐餘欲少損文瓘曰公等若不任職當自引避
不宜節減　四子潛魏州刺史　沛同州刺史
洽衛尉卿　涉殿中監父子皆二千石時謂
萬石張家

張文琮好自寫書筆不釋手子弟諫止曰吾好此不為
疲也為建州刺史州尚淫祠不立社稷文琮教建社
稷　從父弟文收善音律著新樂書十餘篇

張廷珪河南人慷慨有志尚第進士舉制科異等遷監

察御史按劾平直　開元初大旱關中饑詔求直言
廷珪上疏云云請復十道按察使視州縣帝然之
廷珪美姿儀善八分書與李邕友善
張柬之字孟將襄州人令狐德棻以王佐期之中進士
第一出為合蜀二州刺史武后謂狄仁傑曰安得一
奇士用之仁傑曰陛下求文章資歷今宰相李嶠蘇
味道足矣豈文士齷齪不足與成天下事哉后曰然
仁傑曰荆州長史張柬之雖老宰相材也用之必盡

節於國姚崇為靈武軍使將行詔舉外可為相者崇
曰張柬之沈厚有謀能斷大事其人老惟亟用之即
拜侍郎同平章事授襄州刺史中宗為賦詩祖道
張說字道濟洛陽人武后詔策賢良方正詔李景諶糊
名較覆說所對第一后署異等遷左補闕嘗問諸儒
言氏族皆本炎黃之裔則上古乃無百姓乎說對云
云后曰善后避暑三陽宮詎秋未還說上疏願及時
旋軫中宗立遷工部兵部侍郎以母喪免既期詔起

固請終制時禮俗衰薄士以奪服為榮而說以禮終
天下高之玄宗為太子說與褚无量侍讀尤見親禮
踰年進同平章事罷為東都留守尋名為中書令素與
元崇不平罷刺相州坐累徙岳州停封　蘇頲見帝
陳說忠謇遷并州長史修國史敕齎稿即軍中論譔
王晙誅降虜阿布也九姓同羅拔野固等皆疑懼說
持節詣其部宿帳中名見酋豪慰安之副使李憲以
虜難信不宜涉說報曰吾肉非黃羊不畏其食

血非野馬不畏其刺士見危致命亦吾效死秋也由是九姓遂安詔爲朔方節度大使　康顧子反說進討至木槃山禽之俘三千徙河曲六州殘胡於唐鄧諸州空河南朔方千里之地先是緣邊戍兵嘗六十餘萬說以時無彊寇奏罷二十餘萬使還農上以爲疑說曰臣久在疆場具知其情將帥苟以自衛及役使營私而已若禦敵制勝不必多擁冗卒以妨農務上從之初諸衛府兵自成丁從軍六十而免其

家又不免雜徭浸以貧弱逃亡略盡百姓苦之張說建議請名募壯士充宿衛不問色役優為之制逋逃者必爭出應募上從之旬日得精兵十三萬分隸諸衛更番上下兵農之分自此始矣　前廣州都督裴伷先下獄上與宰相議其罪張嘉貞請杖之張說曰臣聞刑不上大夫為其近於君且所以養廉恥也故士可殺不可辱臣鄉巡北邊聞杖姜皎於朝堂皎官登三品亦有微功有罪應死則死應流則流奈何輕

加笞辱以皁隷待之姜皎事往不可復追伷先據狀當流豈可復蹈前失上深然之嘉貞不悦退謂說曰何論事之深也說曰宰相時來則為之若國之大臣皆可笞辱但恐行及吾輩吾此言非為伷先乃為天下士君子也嘉貞無以應　上置麗正書院聚文學之士或修書或侍講以張說為修書使以總之有司供給優厚中書舍人洛陽陸堅以為此屬無益於國徒為糜費欲悉罷之張說曰自古帝王於國家無事

之時莫不崇宫室廣聲色今天子獨延禮文儒發揮典籍所益者大所損者微陸子之言何不達也上聞之重説而薄堅　吐蕃自恃其彊致書用敵國禮辭指悖慢上意常怒之迓自東封張説言於上曰吐蕃無禮誠冝誅夷但連兵十餘年甘凉河鄯不勝其獘雖王師屢捷所得不償所亡聞其悔過求活願聽其來服以紓邊人上曰俟吾與王君㚟議之説退謂源乾曜曰君㚟勇而無謀常思僥倖若二國和親何以

為功吾言必不用矣及君奐入朝果請深入討之去
冬吐蕃大將悉諾邏寇大斗谷進攻甘州焚掠而去
君奐度其兵疲勒兵躡其後會大雪虜凍死者甚衆
自積石軍西歸君奐先遣人間道入虜境燒道旁草
悉諾邏至大非川欲休士馬而野草皆盡馬死過半
君奐與秦州都督張景順追之及於青海之西乘氷
而度悉諾邏已去破其後軍獲其輜重羊馬萬計而
還君奐以功遷左羽林大將軍拜其父壽為少府監

致仕上由是益事邊功說策君奥且敗因上嶲州闢
羊於帝以申其意曰使羊能言必將曰闢而不鮮必
有死者所賴至仁量力取歡焉帝識其意納之
賜綵千匹後瓜州失守君奥死十七年復為右丞相
遷左丞相上日敕所司供頓設樂内出醪醴帝為賦
詩俄授開府儀同三司十八年卒謚文貞說敦氣節
立然諾喜推籍後進於君臣朋友大義甚篤帝在東
宮所與秘謀密計甚衆後卒為宗臣朝廷大述作多

出其手帝好文辭有所為必使視草善用人之長多引天下知名士以佐佑王化粉澤典章成一王法天子尊尚經術開館置學士修太宗之政皆倡之為文屬思精壯長於碑誌世所不逮旣謫岳州詩益悽婉人謂得江山助云嘗自為其父碑帝為書額曰嗚呼積善之墓　開元後宰相不以姓著者曰公云二子均

垍

張九齡字子壽韶州曲江人七歲知屬文十三以書上

廣州刺史王方慶歎曰是必致遠居父喪哀毁庭中
木連理擢進士始調校書郎以道侔伊吕科策高第
為左拾遺𤣥宗即位建言郊配又言乖政之氣發為
水旱宜重守令之選又論選士之弊遷左補闕九齡
有才鑒吏部試拔萃號稱詳平張説為宰相親重之
與通譜系常曰此後出詞人之冠也名充集賢院學
士知院事會賜渤海詔而書命無足為者乃名九齡
為之被詔輒成　遷中書侍郎以母喪解毁有紫芝

産坐側白鴈白雀巢家樹是歳奪哀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上美張守珪之功欲用以為相九齡諫曰宰相者代天理物非賞功之官也上曰假以其名而不使任其職可乎對曰不可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且守珪纔破契丹陛下即以為宰相若盡滅奚厥將以何官賞之上乃止　張守珪使安禄山討奚契丹叛者禄山恃勇輕進為虜所敗守珪執送京師九齡批曰穰苴誅莊賈孫武斬宫嬪守珪軍令

若行祿山不宜免死上惜其才赦令免官以白衣將
領九齡固爭曰祿山失律喪師於法不可不誅且臣
觀其貌有反相不殺必為後患上曰卿勿以王夷甫
識石勒枉害忠良竟赦之　牛仙客前在河西能節
用度修職業倉庫充實器械精利上聞而喜之欲加
尚書九齡曰不可尚書古之納言唐興以來惟舊相
及别歷中外有德望者乃為之仙客本河湟使典今
驟居清要恐羞朝廷上曰然則但加實封可乎對曰

不可封爵所以勸有功也邊將實倉庫修器械乃常
務耳不足為功陛下賞其勤賜之金帛可也裂土封
之恐非其宜上怒變色曰事皆由卿邪九齡頓首謝
曰陛下不知臣愚使待罪宰相使有未允臣不敢不
盡言上曰卿嫌仙客寒微如卿有何閥閱九齡曰臣
嶺海孤賤不如仙客生於中華然臣出入臺閣典司
誥命有年矣仙客邊隅小吏目不知書若大任之恐
不愜衆望　上欲以李林甫為相問於九齡九齡對

曰宰相繫國安危陛下相林甫臣恐異日為廟社之
憂　九齡恐為林甫所危因帝賜白羽扇乃獻賦自
况其末曰苟效用之得所雖殺身而何忌縱秋氣之
移奪終感恩於篋笥九齡雖以直道黜不戚戚怏望
惟文史自娛朝廷許其勝流焉九齡體弱有緼藉故
事公卿皆搢笏于帶而後乘馬九齡獨常使人持之
因設笏囊自九齡始後帝每用人必曰風度能若九
齡乎　初千秋節公王並獻寶鑑九齡上事鑒號千

秋金鑑録以伸諷諭及為相諤諤有大臣節帝稍怠於政事議論必極言得失所推引皆正人帝在蜀思其忠為泣下遣使祭於韶州厚幣卹其家開元後天下稱曰曲江公而不名云

東坡先生云軾嘗謂士大夫砥礪名節正色立朝不雷同以固禄位非獨人臣之私義乃天下國家所共安者也若名節一衰忠言不聞亂亡隨之捷如影響漢之號敢言者惟王章朱雲章死而雲廢則公然持

禄保妻子如張禹輩故王莽以斗筲穿窬之才盜取神器如在掌握唐開元之末大臣守正不回惟張九齡一人九齡既以忤罷相明皇不復聞其過以致禄山之亂治亂之機可不慎哉見東坡志林

九齡弟九皐亦有名終嶺南節度使　九齡子拯居父喪有節行後為伊闕令會禄山盜河洛陷焉而終不受偽官賊平擢太子贊善大夫　孫仲方生岐秀父友高郢尤異之曰是兒必為國器擢進士宏詞

張嘉貞蒲州人以五經舉長安中張循憲使河東事有未決問吏曰若有嘉客乎吏以嘉貞對嘉貞條析理分循憲大驚試命草奏皆意所未經後對武后請以官讓名見内殿嘉貞儀止秀偉后拜監察御史遷兵部員外郎時功狀盈几吏不能決嘉貞為詳處不閱旬廷無稽牒歷梁秦二州都督政以嚴辨吏民畏之奏事京兆玄宗善其政及宋璟罷帝欲用嘉貞而忘其名夜詔中書侍郎韋抗曰朕嘗記其風操而今為

北方大將張姓而複名抗曰非張齊丘乎帝即使作詔以為相夜分且半因閱大臣表疏適見嘉貞所獻遂得其名即以為平章事嘉貞性簡疏與人不疑內曠如也所薦四人當時謡曰令君四俊苗呂崔員嘉貞雖貴不立田園或勸之荅曰吾嘗相國矣未死豈有饑寒憂若以譴去雖富田產猶不能有也近世士大夫務廣田宅為不肖子酒色費我無是也

張嘉佑有幹畧嘉貞為相任金吾衛將軍昆弟每上朝軒

蓋騶從盈閭巷時號所居坊曰鳴珂里

張延賞嘉貞子涉經史通吏治苗晉卿以女妻之除河南尹延賞政簡約輕徭賦疏河渠築宮廟數年流移歸附都闕完雄有詔褒美　時兵屯東都詔知留守以兵屬居五年治行第一拜荆南劒南西川節度使又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入秉政　更四鎮所至民頌其愛　帝待遇厚稱奏議有宰相體子弘靖

張弘靖字元理元和中拜刑部尚書同平章事少有令

聞人以為有輔相才及居位簡默自處無所規拂家藏書畫侔于內府先第在東都思順里歷五世無所增葺號三相張家文規次宗彥遠茂樞皆其子孫也

張守珪陝西人姿幹雄壯慷慨尚節義善騎射從郭虔瓘守北庭開元初虜攻北庭守珪從間道奏事京師直言利害遷幽州果毅盧齊卿器之引與共榻坐謂不十年子當節度是州為國重臣願以子孫託　王

君與死河西震懼詔守珪為瓜州刺史虜奄至衆失
措守珪置酒城上會諸將作樂虜疑有備不敢攻擊
敗去為瓜州都督使州地沙瘠不可藝常潴雪水溉
田自渠堰為虜毁材木無所出守珪密禱于神一夕
水暴至大木數千章塞流下因取之脩復堰防耕者
如舊州神之刻石紀事子獻誠獻恭從子獻甫
張伯儀魏州人以戰功隸光弼軍浙賊袁晁反使伯儀
平之功第一推誠遇人軍中畏肅民亦便之　李吉

議伯儀之忠可録

張鎬字從周博州人有大志視經史猶漁獵天寶末楊國忠執政求天下之士為己重聞鎬才薦之釋褐拜左拾遺玄宗西狩遣詣肅宗所數論事拜同平章事鎬起布衣二朞至宰相居身廉不殖貲産善待士性簡重論議有大體在位雖淺而天下之人推為舊德云

張孝忠本奚種始名阿勞以勇聞性寛裕事親孝以兵

屬李寶臣賜今名易州諸屯委以統制十餘年威惠

流聞田承嗣寇冀州寶臣付兵四千屯貝丘承嗣見

其軍整嚴歎曰阿勞在焉未可圖也　貞元二年河

北蝗民餓死如積孝忠與其下同粗淡人服其儉推

為賢將　子茂宗茂和茂昭茂昭少沈毅頗通書傳

入朝為帝從容言河朔事帝悚聽曰恨見卿晚名宴

麟德殿賜良馬甲第順宗立進同門下平章事復遣

之鎮賜女樂二人不受又賜安仁里第亦不受

張鎰字季權累遷殿中侍御史大歷初為濠州刺史政治清簡延經術士講教生徒比去州擢明經者四十人拜中書同平章事　郭子儀壻太僕卿趙縱為奴告下御史劾治而奴留内侍省鎰奏奴不可告主悖慢成風漸不可長　以鎰代鳳翔帝曰文武兼資望重内外無易卿者帝幸奉天鎰罄家資自獻行在

張建封字本立鄧州人喜文章能辯論慷慨以功名顯李光弼鎮河南盜起建封到賊屯開譬禍福一日降

數千人由是知名馬燧為三鎮使表為判官軍中事多所諏訪表其能於朝廷進濠壽廬觀察使時四方多故益治兵四鄙悅附十三年來朝帝不時召見延英殿眷遇異等建封賦朝天行以獻　元已賜宴曲江特詔與宰相同榻食還鎮帝賦詩以餞又以所持鞭賜之曰卿節義歲寒弗渝故用此為況　治徐十年躬於所事一軍大治善容人過其言忠義感激故下皆畏悅樂士故其往如歸許孟容韓愈皆奏幕府

子悟以蔭補亦治徐七年其政稱治

張薦字孝舉深州人敏銳有文辭能治周官左氏春秋初為顏真卿歎賞後為真卿續著史遁先生傳帝親郊用薦為太常博士擢諫議大夫　吐蕃贊普死薦為弔祭使占對詳辯三使絕域薦官至拾遺凡二十年常兼史館修撰定大儀位號郊廟鼓吹法莫不參預諸儒謂博而詳

張鷟字文成薦之孫早慧絕少時夢紫文大鳥五色

成文止其庭大父曰五色赤文鳳也紫文鸑鷟也若殆以文章瑞朝廷乎遂命以名調露初登進士第騫味道見所對稱天下無雙入以制舉皆甲科四參選判為銓府最　貟半千稱鷟文辭猶青銅錢萬選萬中號青錢學士屬文下筆輒成晚進莫不傳記新羅使至必出金寶市其文

張萬福魏州人三世明經萬福以業儒不顯乃學騎射拜壽州刺史改鴻臚卿鎮壽州時許杲叛擾代宗召

見代宗曰欲一識卿面且以許杲累卿乃拜和州刺史萬福至杲懼徙屯萬福追殺之　李正己反屯兵埇橋江淮船不敢踰渦口德宗乃以萬福為濠州刺史謂曰先帝改爾名正所以褒卿也朕謂江淮草木亦知爾威名若從所改恐賊不曉是卿也復賜舊名萬福因馳至駐馬于岸賊熟視不敢動改泗州刺史魏州饑父子相賣萬福曰魏州吾鄉里安忍其困令兄子將米百車餽之贖魏人自賣者給資遣之　詔

圖形凌煙閣陽城諸延英議裴延齡事伏閣不去帝震怒萬福大言曰國有直臣天下無憂卒年九十自始終禄食七十年未嘗一日言病凡莅九州皆有惠愛

張籍字文昌和州人第進士韓愈薦為國子博士排釋老籍為詩長於樂府多警句仕終國子司業

張濬字禹川學縱横術僖宗西出名濬至行在進諌議大夫時黄巢亂王敬武已臣賊濬責之忠義之士當

審利害黃巢販鹽虜耳捨天子而臣之何耶誠能共誅大盜迎天子功名富貴可唾手而取諸將歡然曰諫議語是也敬武引軍從濬拜同平章事仍判度支

張道源并州人人賢其孝署所居曰復禮鄉至孝里高祖興使守并州賊平拜大理卿時何稠得罪籍其家屬賜羣臣道源曰禍福何常安可利人之亡取其子女自奉仁者不為也道源雖官九卿無產資比亡餘粟三斛

張介然猗氏人署營田支度等使入奏稱吉介然啓曰
臣位三品當給棨戟若列於京師雖富貴不為鄉人
知使得列戟故里玄宗許之别賜戟京師第門本鄉
得列戟自介然始

張巡鄧州人博通羣書曉戰陣法氣志高邁略細節所
交必大人長者不與庸俗合開元末擢進士第為清
河令多治績而負節義秩滿楊國忠專國權勢熏
炙或勸一見且顯用荅曰是方為國恠祥朝官不可

為也調真源令土多豪猾大吏華南金樹威恣肆邑中語曰南金口明府手巡下車誅之赦餘黨政簡約民甚宜之安禄山反楊萬石降賊逼巡為長史使西迎賊軍巡率吏哭玄元皇帝祠遂起兵討賊從者千餘人雍丘令令狐潮舉縣附賊巡屠其妻子于城上潮怨以賊衆四萬薄城巡乃分千人乘城以數隊出身自前驅直薄潮軍遂敗復來然素善巡至城下語巡曰足下以羸兵守危堞忠無所立曷相從以取

富貴乎巡曰古者父死於君義不得讐子乃銜妻孥怨假力于賊以相圖吾見懸君頭于通衢適為百世笑時大將六人白巡以勢不敵不如降巡陽許諾明日設天子畫像率軍士朝之人人盡泣引六將責以大義斬之士心益勸潮悉軍來拒會城中矢盡巡縛藁人千餘被黑衣夜縋城下潮兵爭射之久乃知藁人還得矢數十萬乃以死士五百斫潮營軍大亂追去賊常數萬衆巡纔千餘每戰輒克乘勝擊陳留子

琦聞復圍城巡語其下曰吾蒙上恩賊若復来止有死耳聞者感慨至食盡巡出愛妾曰諸君經年乏食而忠義不衰吾恨不能割肌以啖衆寧惜一妾而坐視士饑乃殺以饗士士皆感泣子琦服其節不屈巡罵曰我為君父死耳附賊而生不如擊賊而死巡長七尺鬚髯每怒盡張讀書不過數復為文章不立藳守睢陽士卒居人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記憶與潮及子琦大小四百戰斬將三百卒十餘萬其用

兵未嘗泥古法待人無所疑與衆同甘苦下爭致死力敵能以少擊衆未嘗敗歿天子下詔贈賜立廟雎陽歲時致祭大中時圖像于凌煙閣雎陽至今祠饗號雙廟云

司馬溫公曰彼顏杲卿張巡之徒世治則擯斥外方沈抑下僚世亂則委棄孤城齏粉寇手何為善者之不幸而為惡者之幸朝廷待忠義之薄而保姦邪之厚邪

張又新字孔昭元和中及進士高第為李逢吉黨

張善相授伊州總管王世充攻之屢困謂僚屬曰吾為唐臣當效命君等斬吾首以降賊可也衆不肯曰與公同死愈於獨生

張興一飯至斗米肉十斤為饒陽裨將祿山攻饒陽興開張禍福譬曉敵人而嬰城彌年衆心遂固史思明引衆傅城興擐甲持陌刀重十五斤乘城賊將入興一舉刀輒數人死賊皆氣懾

張士巖父病思鯉魚冬月氷合有獺銜魚至前得以供

父遂愈每病癰士巖吮血父亡廬墓有虎狼依之

張志寬為里正忽詣令稱母疾求歸甚急令問狀曰母有疾志寬輒病馳驗如言乃慰遣之

張志和字子同婺州人母夢楓生腹上而產志和十六擢明經以策干肅宗特見賞重命待詔翰林後居江湖自稱煙波釣徒著玄真子亦以自號又著太易十五篇其卦三百六十五　兄鶴齡恐其遁世不還為築室越州東郭茨以生草椽棟不施斤斧豹席椶屩

每垂釣不設餌志不在魚也觀察使陳少游往見為
終日留表其居曰玄真坊以門隘為買地大其閎號
回軒巷先是門阻流水無梁少游為構之人號大夫
橋帝嘗賜奴婢各一志和配為夫婦號漁童樵青陸
羽嘗問孰為往來者對曰太虛為室明月為燭與四
海諸公共處未嘗少別何有往來　顏真卿為湖州
刺史志和來謁真卿以舟敝漏請更之志和曰願為
浮家泛宅往來苕霅間辯捷類如此　善圖山水酒

酣或擊鼓吹笛舐筆輒成常撰漁歌憲宗圖真求其歌不能致　李德裕稱志和隱而有名顯而無事不窮不達嚴光之比

張允濟青州人仕隋為武陽令有行人夜發遺袍道中行十餘里乃悟人曰吾境未嘗拾遺可還取之既而果然

張仕衡瀛州人太子承乾問事佛營福其應奈何對曰佛在清淨仁恕如貪忍驕悖雖傾財事之無損於禍

張後胤字嗣宗蘇州人高祖鎮太原引為客以經授秦王及為帝見其彊力問欲何官因謝不敢帝曰朕從卿授經卿從朕求官何所疑後胤願得國子祭酒授之

張齊賢陝州人議告朔禮不可罷及社主之制並如議累遷諫議大夫卒

張昌齡冀州人舉進士與王公治齊名為考功員外郎獻頌闕下名見試息兵詔帝大悅擢至修文館學士

張旭蘇州人嗜酒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筆或以頭濡墨而書既醒自以為神初仕為常熟尉有老人陳牒求判宿昔又來旭怒責之老人曰觀公筆妙欲以藏家

張文仲仕武后時論風氣尤精

張憬藏與袁天綱埒裴光庭當國憬藏以紙署台字投之光庭曰吾既台司矣尚何事後三日乃貶台州刺史

張仲武習戎事性忠義願歸欵朝廷乃擢領節度副大使子直方

張允伸為軍中所推　子公素號白眼相公

張潛唐大中十二年秋七月丁卯上疏以為藩府代移之際皆奏倉庫蓄積之數以羨餘多為治績朝廷亦因而甄奬竊惟藩府財賦所出有常苟非賦斂過差及停廢將士減削衣糧則羨餘何從而致上嘉納之

張居翰唐莊宗平蜀王衍及其宗族百官數千人詣洛陽帝恐其為變遣中使向延嗣齎敕往誅之敕曰王衍一行並從殺戮已印畫樞密使張居翰覆視就殿

柱指行改為家字蜀中百官及行僕役獲免者千餘人（二事並出通鑑）

五代張存敬譙郡人也為人剛直膽勇少事梁太祖為將善因危窘出奇計積戰功表存敬護國將軍留後復徙宋州刺史未至卒　子仁穎仁愿仁愿有孝行存敬卒事其兄仁穎出必告反必面如事父之禮仁愿曉法令事梁唐晉常為大理卿卒贈祕書監

張歸霸清河人也末帝娶其女是為德妃歸霸少與其

弟歸厚歸弁俱從黄巢巢敗東走歸霸兄弟乃降梁
秦宗權攻汴歸霸數有功張晊軍赤岡以騎兵挑戰
矢中歸霸霸拔之反以射賊一發而斃奪其馬而歸
太祖從高丘望見甚壯之賞以金帛并以其馬賜之
後拜河陽節度使
張廷朗汴州開封人也事梁以租庸使為鄆州糧料使
明宗克鄆州得廷朗復以為糧料使明宗立誅租庸
使孔謙而廢其使職以大臣一人判户部度支鹽鐵

號曰三司使如唐故事詔以延朗充三司使三司置使自此始延朗號為有心計以三司為已任而天下錢穀亦無所建明明宗嘗出遊幸名延朗共食延朗不至附使者奏曰三司事忙無暇聞者笑之晉髙祖有異志三司財貨在太原者延朗悉取之

張憲字允中晉陽人也沈静寡慾少好學能鼓琴飲酒唐莊宗素知其文辭以為天雄軍節度使掌書記莊宗即位拜工部侍郎租庸使遷刑部侍郎判吏部銓

東都副留守精於吏事甚有能政
張文蔚字右華河間人也初以文行知名舉進士及第
昭宗時為翰林學士承旨梁太祖立仍以文蔚為相
梁初制度皆文蔚所裁定文蔚居家亦孝悌
張全義字國維濮州臨濮人也少以田家子役于縣縣
令數困辱之全義因亡入黃巢賊中巢陷長安以全
義為吏部尚書水運使巢敗去事諸葛爽于河陽爽
死事其子仲方仲方為孫儒所逐全義與李罕之分

據河陽路以附于梁二人相得甚歡然罕之性貪暴
日以寇抄為事全義勤儉御軍有法督民耕食以故
罕之常乏食而全義常有餘罕之仰給全義全義不
能給二人因有隙罕之奔晉晉遣兵助罕之圍全義
甚急全義乞兵于梁梁遣牛存節丁會等以兵萬人
擊敗罕之於沇水晉軍解去全義還為河南尹全義
得梁出己由是盡心焉是時河南遭巢儒兵火之後
城邑殘破户不滿百全義披荆棘勸耕植躬載酒食

勞民畎畝之間築南北二城以居之數年人物完盛
民甚賴之初全義為李罕之所敗其弟全武及其家屬為
晉兵所得晉王給以田宅待之甚厚及梁亡莊宗入
汴全義自洛來朝莊宗勞之曰卿家弟姪幸復相見
全義俯伏感涕拜太師尚書令卒唐洛陽經黃巢之
亂城無居人縣邑荒圯僅能築三小城又遭李罕之
爭奪周遭百餘堵而已張全義招懷理集復為壯藩
五代史於全義傳書之甚略資治通鑑雖加詳亦不

能盡輒采張文定公所著搢紳舊聞記芟取其要而
載於此厥今荆襄淮汭瘡痍之餘綿地數千里長民
之官用守邊保障之勞起階擢職不知幾何人其真
能髣髴全義所為者吾未見其人也豈局於文法譏
議有所制而不得騁乎全義始至洛於麾下百人中
選可使者十八人命之曰屯將人給一旗一牓於舊
十八縣中令亡農歸自耕種流民漸歸又選可使者
十八人命之曰屯牧令於來者綏撫之除殺人者死

餘但加杖無重刑流民歸之者益衆又選諳書計者
十八人命之曰屯判官令視各屯　每屯户至數千
於農隙時選丁壯教以弓矢並示以坐作進退之法
行之一二年得丁夫二萬餘人有盜賊即時擒捕關
市之賦追於無籍刑寬事簡遠近咸歸洛陽五年之
内號為富庶於是奏吏立令簿主之喜民力耕織者
知某家蠶麥善必至其家徧名老幼親慰勞之賜以
酒食茶綵遺之布衫裙褶假以顏色見稼中無草者

必下馬觀之名田主賜衣服焉見禾下有草耕地不熟則集衆決責之或訴以闕牛則名責其鄰伍曰此人少牛何不衆助自是民以耕桑為務家家有蓄積水旱無饑人在洛四十餘年至今廟食嗚呼今之君子其不肯以全義之心施諸人乎

張希崇字德峯幽州薊人也少好學從劉守光將兵戍平州其後契丹攻陷平州得希崇知其儒者也以為盧龍軍行軍司馬明宗時盧文進自平州亡歸契丹

因以希崇代文進爲平州節度使遣其親將以二百騎監之居歲餘一日虜將謁希崇飲之以酒殺之穽中兵皆潰去希崇率其麾下得生口二萬南歸明宗嘉之拜汝州防禦使遷靈武節度使靈州地接戎狄戍兵餉道常苦抄掠希崇乃開屯田教士耕種軍以足食而省轉饋明宗下詔褒美居四歲上書求遷內地徙鎮邠寧高祖入立復拜靈武節度使希崇歎曰吾當老死邊徼豈非命耶希崇事母至孝朝夕母食必

侍立左右徹饌乃敢退不喜聲色好讀書頗知星歴天福三年月掩畢口大星希崇歎曰畢口大星邊將也我其當之乎明年正月卒贈太師有子仁謙

張廷藴開封襄邑人也少為宣武軍卒去事晉稍遷軍校常從莊宗征伐先登力戰金瘡滿體莊宗壯之以為帳前都虞候　廷藴武人所識不過數字而平生重文士從明宗破梁鄆州獲判官趙鳳廷藴謂曰吾視汝貌必儒人可無隱也鳳以實對廷藴亟薦於明

宗後鳳貴為相數薦廷藴於安重誨明宗以廷藴破
潞之隙終恨之故終不秉麾節廷藴素廉歷七州卒
之日家無餘貲
張允鎮州人也少事鎮州為張文禮參軍入為監察御
史累遷水部員外郎知制誥晉高祖即位屢赦天下
允為駁赦論以獻是時晉高祖方好臣下有言覽之
大喜允事漢為吏部侍郎
宋朝張美字元圭貝州清河人也少為三司小吏澶州糧料

使周世宗鎭澶淵每有求取美悉力應之及即位呂為樞
密承㫖大内部署授三司使世宗連歲征討糧餽不乏恭
帝時加檢校太傅宋初加太尉後拜定國軍節度使卒謚恭惠
張永德字抱一幷州曲陽人周太祖即位除駙馬都尉妻
晉國公主從世宗征劉崇高平之戰劉崇單騎而遁世
宗謂永德曰樊愛能何徽及偏裨七十餘人吾欲盡按
軍法何如對曰必欲開拓疆宇威加四海安可已也因
盛稱太祖智勇世宗善其言悉誅愛能輩以徇軍聲始

振從世宗破紫金山十八砦世宗褒之擢爲殿前都點
檢從克壽州領鎮寧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太祖受𥙿
加兼侍中改鎮武勝入覲道舊不名恩禮甚厚嘗問
下并汾之策對曰彼兵雖少而悍加以北虜之援未
可遽取也姑以間諜離虜心設游兵以擾其穡事待
其困敝乃可圖耳太宗即位封鄧國公真宗即位封
魏國公改鎮彰德知天雄軍以老還鎮卒贈中書令
張昭字潛夫河間人也舊名昭遠避漢高祖諱止稱昭

十歲誦書數十萬言及長治經史以文謁興唐尹張
憲憲即以為府推官憲為北京留守昭從至晉陽時
明宗起兵昭勸憲奉表明宗以勸進憲曰吾書生也
天子委以保釐之任吾豈苟生乎昭曰此古人之大
節公能行之忠臣也憲既死論者以昭能成憲之節
乾德元年為郊祀鹵簿使禮成封鄭國公改封陳以
老致仕嶺南平太祖遣使就問獻俘之禮昭卧疾口
占皆有所據當時服其博記

張齊賢字師亮曹州寃句人也太祖幸西都以布衣獻策於馬前名至行宮問以所言齊賢條陳十策應對明辯太祖賜束帛而遣之歸謂太宗曰吾幸西都得一張齊賢朕不欲爵之以官異時可使輔汝為相也太宗即位齊賢舉進士授大理評事通判衡州代還會太宗征太原齊賢上謁遷秘書丞知忻州明年以為著作郎直史館改左拾遺太宗北征議者皆言宜速取幽薊齊賢上疏曰臣聞家六合者以天下為心豈止爭尺寸之事角勝負之勢而已是故

聖人先本而後末安内以養外人民本也邊塞末也中夏
内也四裔外也是知五帝三王未有不先根本者也堯舜
之道無他在乎安民而利之耳尋為江南西路轉運使召
還拜樞密直學士擢右諫議大夫僉書樞密院事雍熙三
年大舉北伐齊賢請行即授給事中知代州與潘美同領
沿邊兵馬是時敵騎自湖谷入寇齊賢選廂軍二千出誓
衆感慨一以當百敵遂却先是約潘美以幷州來會戰齊
賢以師期既漏且虞美之衆為敵所乘俄而美有使至云

師出并州行四十里至柏井忽有密詔東路之師敗績并之全軍不得出戰已還矣于時敵騎塞川齊賢曰敵知美之來不知美之退乃夜發兵二百人人持一幟負一束芻距州城西南三十里列幟燃芻敵遥見火光中有旗幟意謂并師至矣駭而北走齊賢先伏兵二千於土磴砦掩擊大敗之淳化二年參知政事數月拜平章事母孫氏年八十餘封晉國太夫人太宗數其母福壽多賜手詔存問真宗即位名拜平章事戚里有爭分財不均者又入宫自訴

齊賢曰是非臺府所能決也臣請自治之齊賢坐相
府召訟者問曰汝非以彼所分財多汝所分少乎曰
然命具欵乃召兩吏令甲家入乙舍乙家入甲舍貲
財皆按堵如故分書則交易之訟者乃止明日奏狀
真宗大悦朕固知非君莫能定歸洛得唐裴度午橋
莊有池榭松竹之勝日與親舊觴詠其間卒謚文定
張遜博州高唐人也太宗在藩邸得隸帳下從征太原
遷文思副使端拱初遷鹽鐵使繼除僉書樞密院事

又知院事知樞密院始于此李順亂于蜀朝廷發兵水陸進討荆渚當其要害以遜知江陵府遜至時峽路諸州漕運卒數千人皆聚江陵有告其將謀變以應蜀寇府中議欲盡捕誅之遜止令捕首惡斬于市奏聞太宗甚喜

張詠字復之濮州鄄城人也舉進士知崇陽縣繼除虞部郎中授樞密直學士同知銀臺封駁司張永德為并州帥有小校犯法笞之至死詔按其罪詠封還詔書且言

陛下委永德邊任以一部校故推辱主帥臣恐下陵上
自此始出知成都府時李順構亂王繼恩上官正總兵
攻討頓師不進詠以言激正勉其親行乃盛為供帳餞
之酒酣舉爵謂將校曰爾曹受國厚恩此行當直抵寇
壘平蕩醜類若曠日持久此地即爾死所矣正懼由是
遂取勝時寇掠之際民多脅從詠移文諭以朝廷恩信
使各歸田里詠曰前日李順脅民為賊今日吾化賊為民
不亦可乎詠在蜀採訪民間事悉得其實嘗曰詢君子

得君子詢小人得小人各就其黨詢之則事無不審
矣入拜給事中為御史中丞以工部侍郎出知杭州
遇歲歉民有鬻鹽者輒寬之使獲安濟有與其姊婿
訟家財者婿言婦翁病篤子纔三歲遺書明言異日
資産以什之三付子七與婿詠曰汝婦翁智人也以
子幼託汝苟以七與子則子死汝手矣命以七給其
子餘三給婿時皆服其明決真宗以詠在蜀治行優
異復命知益州仍加刑部侍郎真宗遣使傳諭曰得

御治蜀朕無西顧憂轉工部尚書進禮部乃抗論言近年虛國家帑藏竭生民膏血以奉無用之土木者皆賊臣丁謂王欽若啓上侈心之所為也不誅死無以謝天下章三上出知陳州初詠與青州傅霖少同學霖隱不仕詠既中第致位光顯散遣親密四方求霖者三十年不可得詠守陳一日霖來謁閽吏走白詠詠責吏曰傅先生天下賢士吾尚不得而友汝何人敢姓名乎霖笑曰別子一世尚爾耶是豈知世間

有傳霖者乎詠且問昔何隱今何出霖曰子將去矣來報子爾詠曰詠亦自知之霖曰知復何言翌日而去後一月而詠卒諡忠定詠剛方尚氣自號乖崖公以為乖則違衆崖不利物云

張知白字用晦滄州青池人也舉進士為解州推官定州軍掌書記河北節度判官咸平中西北未寧中外多言兵事知白奏疏言王者當奉時令茂功典省刑罰及取士之制數千言真宗異之召試舍人院復名

試中書拜直史館江南旱命知白安撫及還授京東轉運使周伯星見百官稱賀知白獨以為人君當修德以應天星之見何所繫焉因極陳治道之惡真宗曰知白在外而乃心朝廷可謂知所職矣陜西饑命知白按廵知白以朝廷重内職輕外官引唐李嶠議請選臺閣分藩郡仍自請補外不許固請知青州還京求領國子監帝曰知白豈倦於處劇耶宰臣言其更踐中外未嘗為身謀乃擢右諫議大夫御史中丞

拜給事中參知政事天聖間拜平章事知白在相位
重名器無毫髮私雖貴顯清約如寒士薨謚文節
張士遜字順之光化軍人也生百日始能啼舉進士為
鄖鄉簿遷射洪令歲旱禱白崖山即雨士遜云須雨
足乃去蜀人異之繼除御史臺推直官遷監察御史
江南轉運使缺中書進擬數人真宗自除士遜為士
遜謁王旦于政事堂自言驟領使職願聞善教旦從
容曰朝廷榷利至矣士遜起謝既去旦語人曰此轉

運使識大體其後士遜所至每思旦言不敢妄有興建也仁宗為皇太子除太子詹事累遷尚書左丞張知白薨拜平章事罷知江寧府居二年朝京師除節度使知許州復拜平章事後罷再相進封鄧國公致仕宰相謝事自士遜始也士遜就第十年而薨謚文懿

張昇字杲卿韓城人也少力學有志操舉進士為容丘簿留守王曽以為有公輔器累遷太常博士京東饑

擢守密州昇貸粟於民以賑之多所全活坐徼累出
知濠州諫官陳升之言昇忠直宜在朝廷仁宗曰吾
非不知昇賢但其言太直爾升之曰忠直之言人臣
所難也陛下不可以為罪仁宗曰朕未嘗以言罪人
如昇之朕當用之也嘉祐中拜樞密副使參知政事
進樞密仁宗春秋高而儲宮尚未建昇昔為御史已
屢建言至是與韓琦叶心共議力陳上前仁宗面諭
曰朕已立嗣矣因示以英宗藩邸名昇等再拜賀英

宗即位昪請老英宗曰卿勤勞王家未當遽去昪力求退踰年以太子太師致仕昪不受請謁分俸禄以及九族退居十有餘年愈老而耳目聰明卒謚康節

張方平字安道宋城人也少頴悟絶人凡書一覽終身不再讀宋綬蔡齊見之以為天下奇才也共以茂材異等薦之中選為校書郎知崑山縣復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又中選遷著作佐郎通判睦州時趙元昊叛為嫚書求大名以怒朝廷方平以為若驟用兵

必有喪師蹶將之憂是時決計用兵天下騷動方平上
平戎十策及慶歷元年西方用兵葢六年矣方平上
疏曰陛下猶天地父母也豈與犬豕豺狼較勝負乎
願因招徠夏寇令邊臣通其善意仁宗喜曰此朕心
也自是元昊通好名試知制誥拜翰林學士遷御史
中丞前三司使王拱辰請推河北鹽法既立而未下
方平見仁宗問曰河北再榷鹽何也仁宗曰始立法
非再也方平曰周世宗榷河北鹽犯輒處死太祖征

河東還父老泣訴願以鹽課均之兩稅而弛其禁今兩稅鹽錢是也豈非再榷乎仁宗曰御語宰相立罷之方平曰法雖未下民已户知之當直以手詔罷之不可自有司出也仁宗大喜命方平密撰手詔下之河朔父老相率拜迎作佛老會者七日以報上恩還為翰林學士承旨神宗即位除叅知政事方平丁父憂免喪拜觀文殿學士留守西京知陳州時方置條例司行新法方平因陛辭極論其害神宗謂曰能復少留

乎方平曰退即行矣請老以太子太保致仕卒謚文
定方平慷慨有氣節善屬文數千言立就
張璪字邃明舉進士累擢三司副使遷右正言璪建言
天地合祭議者不一竊謂陽生於十一月陰生於五
月以冬至日祀天於地上之圜丘夏至日祭地於澤
中之方丘此萬世之不可易也自是南郊北郊之議
興焉元豐五年為中書侍郎元祐末卒璪初名琥更
為璪云

張舜民字芸叟邠州人也舉進士為襄樂令王安石行
新法舜民上書謂裕民所以窮民彊內所以弱內闢
國所以蹙國以堂堂之天下不當與小民爭利時皆
壯之元祐初司馬光舉舜民才氣秀異剛直敢言召
試秘閣校理除監察御史上䟽論西夏彊臣爭權戎
心桀驁豈宜加以爵命當興師問罪徽宗即位除諫
議大夫尋為吏部以龍圖閣待制知定州坐元祐黨
落職累復集賢殿修撰致仕以卒舜民少慷慨善論

事自號浮休居士如王介甫哀詞題庾樓諸詩皆佳句也紹興初追復寶文閣直學士

張商英字天覺蜀州新津人也中進士第調通州簿章惇薦其才名對除光禄寺丞權檢正中書禮房公事加太子中允監察御史裏行是時神宗厲精政事延臣有言愜意者驟見進用商英上疏曰陛下即位以來更張改造者數十百事其最大者三事也一曰免役二曰保甲三曰市易三者得其人緩而講之則為

利非其人急而成之則為害臣願陛下與大臣宜安靜休息行之苟一事未已一事復興雖使裨諶適野而謀思闕持籌而筭終莫見其成也哲宗立除開封府推官時朝廷稍更新法之不便於民者商英上書言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今先帝陵土未乾即議更變得為孝乎紹聖元年以右正言遷左司諫徽宗立除中書舍人大觀四年蔡京罷相除龍圖閣學士知杭州賜對奏曰神宗修建法度務以去害興

大利而已今誠一一舉行則盡紹述之美法若有獘不可不變但不失其意足矣尋除中書侍郎拜右僕射久旱彗出天心是夕大雨彗不見徽宗喜親書商霖字以賜之復觀文殿大學士卒商英學浮圖法自號無盡居士

張康國字賓老維揚人也初入太學俊譽藹然舉進士為兖饒二州教授名為左司員外郎除尚書左丞徽宗甚器重之知樞密院先是西北邊帥辟官或任非

其人康國歎曰邉塞尤當擇人誠得人邊鄙無患奈何欲私所厚善乎終于位謚文簡

張載字子厚長安人也學古力行篤志好禮爲關中士人之宗世所謂横渠先生者也少時喜談兵年十八以書謁范仲淹仲淹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學何事於兵因勸學中庸載感其言益窮六經舉進士爲祁州司法叅軍神宗名見問以治道對曰爲政不以三代爲法者終苟道也除崇文檢書他日見王安石

問以新政所安答曰公與人為善則人將以善歸公
如教玉人琢玉則有不受者矣以疾求去遂築室南
山下敝衣蔬食名還同知太常禮院議禮於有司又
不合復以疾請歸道病卒載著正蒙一書行于世
張耒字文潛楚州淮陰人也幼穎異能為文從蘇軾學
軾見其文愛之舉進士為臨淮簿壽安尉咸平丞軾
亦深知之稱其文汪洋澹泊有一倡三歎之聲云名
為太學録元祐初為正字遷著作佐郎改著作郎兼

史院檢討在館八年顧義自守泊如也擢起居舍人請郡以龍圖閣知潤州徙宣州責監黃州酒稅徙復州起為通判黃州移知兗州名為太常少卿甫數月復以直龍圖閣知潁州又徙汝州復坐元祐黨落職主管明道宮初耒在潁聞蘇軾之訃以師弟子禮舉喪言者以為言遂貶房州別駕五年得自便居陳州尋主管崇福宮卒　曾慥云文潛與魯直少游无咎號為四學士並從東坡游名聞當世自坡發之文潛

詩云滔滔如河漢之決山谷云文字江河萬古流世
以為知言　王明清云建炎末贈四學士俱為直龍
圖閣文潛生前紹聖初闕　出帯此職蓋甚久亦
有司一時之失也
張俞字少愚益之郫人也少嗜書好為詩嘗舉進士不
中又舉茂才異等不中屬西戎犯邊乃上書陳攻取
十事詔以為校書郎而請授其父仍名俞赴闕俞不
起乃上夷簡書夷簡甚重其言又下詔敦遣復不起

其後大臣屢薦凢六詔起之卒不起遂隱青城山之
白雲溪文彦博守蜀髙其行田况繼彦博尤重之每
見必倒屣嘗謂僚佐曰斯人用之便可作正言司諫
不用則巖谷一病叟耳性髙潔雅善清談杜門著書有
超然遠俗之志卒年六十五

張霽字伯雲建州崇安人國初嘗任御史生子嶠字景
山官歴尚書郎嶠生儆字希古淳化間擢進士第仕
終大中大夫太常少卿比部湜工部衮皆儆之子也

族孫瑋字汝圭好學樂善早預計偕晚尉石埭丞建
寧居官以廉謹名處鄉以長厚稱
張浚字德遠成都人政和間中進士第靖康間名除太
常簿建炎初除禮部侍郎二年知樞密院事烏珠追
除右僕射平章事孝宗即位封魏國公隆興二年除
少師保信軍節度使薨謚忠獻事業具本朝言行錄
子栻侍講左司南軒先生　杓定叟户部尚書
張九成字子韶紹興壬子擢進士第一人遜厚幼厚皆

其子也

張孝祥字安國紹興甲戌擢進士第一人父祁嘗為淮東運副

乾隆御覽之寶

名賢氏族言行類稿卷二十五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主事臣馮培

謄錄監生臣朱德